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
学、书画、摄
影、音乐……
诚邀您一起
聊经典，谈创
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12月26日

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刘辉

望着你，刹那，刹那

——读纳兰容若《饮水集》有感

□董爱玲

此刻，我是多么开心啊，你就在我对面，我们距离这么近，你是穿越了三百多年专程来与我相见的啊。我仿佛看见了你的模样，听见了你讲话的声音，我还看见了，你躺在病榻上，孤孤单单，身边竟不曾有一人。曾经那么多，你整日宴请并时常慷慨解囊相助的友人、爱人们，竟无一人与你白首不离分。

你的一生，恰如一年三月花。来得匆匆，去得从容，生命虽短却辉煌至极。你生于清顺治十一年，正黄旗人，祖于清初从龙入关，战功彪炳，父明珠，是康熙朝权倾一时的首辅大臣。你天性聪慧，博通经史，擅丹青，又精骑射，17岁为诸生（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、州、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，生员有增生、附生、廪生、例生等，统称诸生）。

你18岁乡试举人，

21岁殿试赐进士，后晋升为一等侍卫，常伴帝王出巡边塞，30岁因寒疾而歿。

“点滴芭蕉心欲碎，声声催忆当初。欲眠还展旧时书。鸳鸯小字，犹记手生疏。倦眼乍低纤帙乱，重看一半模糊。幽窗冷雨一灯孤。料应情尽，还道有情无？”在这个雨打芭蕉的夜晚，不知是芭蕉碎了，还是你的心碎了，一词临江仙，早也潇潇，晚也潇潇，不正是你命运的写照吗？你出身名门，常伴君王，你富贵荣华，身裹锦袍羽衣。这一切都换不来你的欢欣，身在高门广厦，却常作山泽鱼鸟之思。

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公平的，上天赐你高贵的出身，却收回了你的健康。你拥有全天下男子都羡慕的财富与门第，却有着一个孱弱的身体，为此，你性情忧郁处世淡漠，满怀悲情。

你的才情在当时无人能比，你对友人忠诚，对爱情专一。可我，却唯独不喜欢你这种专一。

以至于在你的爱妻卢氏难产身亡后，你也让自己久久沉溺病榻，从此，悼亡之词常吟不断，遗失知己之恨尤深。

作为情深意重的男子，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从卢氏的死亡阴影中挣脱出来。古代男子，尤其是家族显赫的名门之后，都三妻四妾，哪里有人像你一样，肯为其中一女子的离世而如此悲情呢？写到这里，我不仅要对你说，我不喜欢你这样。为了真实，我不想总写你的好，除了你的好，你还给人更多的失望，身为一介男儿，你不该那样的优柔寡断，不该那样的作茧自缚，更不该对好多人、好多事，该放手时却放不下。人生要懂得取舍，你就是拿得起许多，却放不下一厘。

在我眼里，你是那样的高贵，身份显赫，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你是不该委屈的。在你的朝代，有多少人远不及你，但却活得开心，他们一介布衣，生活拮据，甚至仰人鼻息地生存于世。他们却生活得有滋有味。而你，富贵加身却终日郁郁寡欢。由此可见生命总有落差，无论是前世还是今朝。

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有些事情是予以交换与偿还，有的时候是清楚明了地偿还，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未知的情况下悄悄去偿还了。你的这种性格或许是在偿还，偿还某一笔前世欠下的缘债，所以你对每一位身边的女子都难以放下，都痴情以对。你多情却不滥情，伤情而不绝情。但你却不懂得取舍啊，你是那样的不经风雨，堂堂七尺男儿，却总是让自己处于娇花弱柳的状态。
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无来由地喜欢你，欣赏你的作派。喜欢你忧伤悲悯的性情，喜欢你深厚浓重的才气，喜欢你清丽婉约、格高韵远的词风。

我与你相隔三百多年，却满怀着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”的遗憾。你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在你故去三百多年以后，会有我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小女子，读着你的诗词，在这里，莫名其妙想念你。

如果你能提前预料，我想你一定会单独为我写一首诗词，留给三百多年以后的我。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，读着你为别人写下的忧伤，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感念。感念生命的奇迹，感念这些诗词中所有的美好与祝福，感念着你生命中满满的全是爱。对于你的那些女人们而言，你是世间最美的情郎。而我，只做世间懂你之一。

我喜欢这样的懂，与一个三百多年以前风华绝代的男子隔世相望，即便听不见任何回音，但生命已不苍白，我跟你，像两颗遥不可及的星辰，怀揣同一种淡泊名利的情怀，在一种不被人打扰的深情中，走向生命最极致的守望。

如今，不知你流传百年的《饮水集》还有谁读得仔细？还是人人都读《饮水集》，纳兰心事无人知！

一位昌邑老农的文学宝库

□孙朝晖

在我的印象里，刘维令是个谜一样的老头。他的新书《敦梦轩文集》出版，使我对这位老先生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。

刘维令今年76岁，是近几年加入本市作协的会员。他虽然年龄大，积极性却很高，作协举办的活动，一般都会参加。由于熟人不多，他多偏坐于会场一隅，与其他人众有点格格不入。我总会注意到这个老头：个头不高，面色黝黑，头发短而粗，显得很有精神。此时，正面带微笑，手里捏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，不知写些什么。

这是谜一样的老头。他的书却给了我一个解锁的密码，让我了解他，并对他肃然起敬。他自幼失去父母，家境贫寒，与祖父相依为命；头脑聪颖，成绩优异，却没有条件去读大学；命运蹉跎，在艰辛中打拼，平生务农，先后兼做生产队会计、泥瓦匠和施工技术员。后来，成家立业，培育儿子成才，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。近些年，家境逐渐殷实，年届古稀，对文化的热爱却与日俱增。

原来，他是一位有担当、能自强的人，一位老农、匠人，一位村里的明白人、热心人。自然，也是一位文化人。

他热心村里的红白喜事，醉心文化古迹。他流连于田间地头，抚摸一块块碑文；徘徊在断壁残垣之间，回望数十上百年之前的乡土境况。文集里《再说澄源寺》《村名溯源》《小龙河溯源》《柳疃史家庄大屋》《渔尔堡海神庙》等诸篇，抚今思古，追根溯源，既翻阅史料又实地考察，严谨又细致，用准确的文字复原当年村庄、河流和寺

庙的风貌。

由此可见，他也是一位认真的人，认真得有些倔强，就像他那粗硬的头发。为写《再说澄源寺》，他用十几天的时间，反复走访、查证，正本清源，得出结论，民间流传四百多年的“诚愿寺”，实际是“澄源寺”。对于文章，字斟句酌，关注每一个细节，以求经得起读者的检验和推敲。文集中《生产队那些事》《又到拍屋季》《熬井》，以细腻和准确的笔法描绘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昌邑北部农村的情况，那些画面如在眼前。没有亲身体验和认真记录，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具体细致的场景的。

生活，成为他的源头活水。那些记录劳动和社会的文字如此详细真实，复杂的工艺条分缕析、古老的传统习俗在他的字里行间复活。他的文字不以情感见长，却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反映真实，再现历史。比如《生产队那些事》，从田间地头安排劳动，麦收时节的垦场、压场和打场、扬场，直到如何记工分、分草分菜分粮、年底开支（农户钱款分配），说来有条不紊，鲜活生动，又细致入微，让人看到了昌邑北部村庄在那个时代滚滚洪流中的历史细节。

当然，他也是一位有心人。作者深入街头巷尾，采写民间传说和故事，成为一名野史的记录者，那些记录成为永远的乡土传奇。《龙池的传说》《门压红砖 发迹平安》等篇记录了流传在乡间的神话和传说；

《昌邑诚愿寺伏击战》《两年剃一个头》述说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真实场面，八路军战士的智慧勇敢和风趣幽默跃然纸上。

这本文集囊括了作者多年来创作的小说、诗词和散文，散文份量最重，我认为最精彩的部分也在于这些篇什。这本书仿佛是一座宝库，通过这些文字，中老年人能够追索到逝去的童年和青春，青少年能够触摸到家乡的历史和根脉。在这里，社会学家会见到昌邑北部的民俗和地域文化，乡土作家会发现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。

由于出自于一位土生土长的老农之手，所以这本书的文字还是略显粗糙，似乎缺少一些诗意和文采，却像是顶花带刺的黄瓜，散发着浓浓的泥土和烟火的气息；又如璞玉，焕发着别样的光彩，有识者入得宝山，当然不会空手而归，必定会采得一些宝贝，珍藏起来。